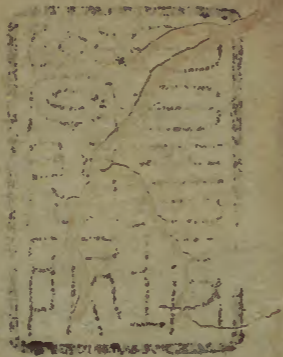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廿二之三

九



			二	漢
		一三	〇	書
	二	六	八	門
二	四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二	漢	
九	三	書	
函	〇		
九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9)
函號	290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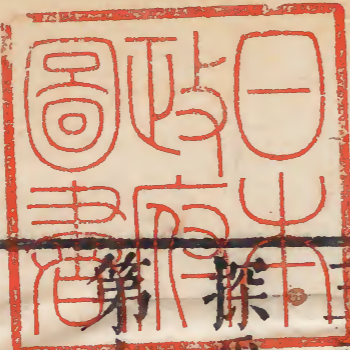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鈔卷之二十二

淺草文庫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

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王父生縛。餓成。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

第十三

劫世家次趙乘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
由興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卻林
胡樓煩併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
謂英武矣惜也。不韋中俎至於而立公子分王
其地遂亡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太戊御。其後世

叙世系練密
文學

皇狼地名又
云孟增跡

造父御穆王見
西王母此列于
寓言耳以棟

董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
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
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皇狼皇狼生衡父衡
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
桃林盜驪驂騮駮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
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
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
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軍王奄父生叔帶

乘一作來

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
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取而趙夙為將
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晉獻公賜趙夙取夙生其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
其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
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厲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

此段描畫極工

按盾為宣孟是
衰前在晉時未
有子至翟始生
盾也同括三子
俱盾弟是還晉
後生者 丙仲

趙衰賢乃其妻
亦賢其子盾又
賢經曰刑于寡
妻又曰君子有
穀貽孫子誰不
信哉 允寧

盾執國以晉多
難而欲立弟雍
非襄公之命不
可及其自為迎
之秦已而因太
子母所請後自
為拒之秦太子
夷臯雖得立焉
知其不與盾相
猜忌乎而異日
族楚之亂其由
未遠矣以臣之
益專輔君之益
驕而又驟諫焉
悲夫
夷公之惧盾而
欲殺之未必不
首欲易太子起

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
伏後案衰妻亦生趙盾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凡
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
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
晉事略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
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
亦人情所難處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
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

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
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
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
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
食熊蹯音凡而膈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
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
扞救盾盾以得亾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
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
為正卿亾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大史書曰趙盾弑

盾亡不越境可也反不討賊過笑而又任國政弟弑其君而脛然于群卿大夫之上可乎執屠岸賈之所以得藉口而為亂也大夫妻春秋時似未稱夫人文潔文氣與左國全別當出戰國人手文潔賈以穿弑君故歎滅趙氏主意不差乃花臉寬八文潔

左傳無屠岸賈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故姬翹于成公而樂却徵之遂族滅丙仲

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趙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同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周。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處。程嬰曰。朔之婦有

士之 卷二十二 趙 四

同括成時已有
趙武無遺腹之
說又事出莊姬
不聞岸賈未知
尹公何據以棟
此時孤兒在何
處程嬰何計以
出之也
問語佳

文字明快便無
從摘佳處然玩
之可喜 文繁
小兒被曰葆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
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
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
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如面睹情事

梓曰嬰或必有
其人第情事或
微有附會 文繁
趙氏真孤乃反
在一句截住喚
醒有力
始則母置之袴
中既則女匿之
山中至是君亦
匿之宮中史公
詳著之所以甚
岸賈之惡也
以棟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
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
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
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平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
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
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
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
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
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術

者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

後出各

可悲可憐

事本奇語更奇壯以此知情到慶實直固勝簡練巧文繁

愈出愈奇有此一段奇事乃竟讀至此覺神倍溢前諸事俱生色文繁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我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

結局

嬰之友過矣孟
子所謂可以無
死者也 乞寧

晏嬰知齊後事
叔向知晉後事
乃不為國謀而
私相料乎 乞寧

世家

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
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王卻樂書畏及乃遂弑其
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
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
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
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
趙武歿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
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
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
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戊子周
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
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
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
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
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
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事談語怪而文
奇 用修

簡子家臣

上

卷二十二

趙

七

廣一作藉錄也

太史公載此等可鄙
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証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符矣而子卿相之尤符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

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考公靜公為七世

笑出子晰有態之樂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歿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失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歿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歿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諱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

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

反問有致

語太繁不之為
奇惟此怪傳

文潔

扁鵲關源簡子

示委子晰汎瀾

梳軸好

胡服謂今時
服也

此與楚共玉埋
壁于室內意同
以棟

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

此雄心至武靈
王始遂

世家

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
日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
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
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
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
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
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
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肖助秦而謀作亂董安

刪諸構隙故只
以仇人二字括
之更覺明動
文尚

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
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
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
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
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

以其罪輕于
荀范也

世家

卷二十二

趙

十

左氏無安于獨
在句固有致
文索

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牛，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

于朝歌。中行文子荀宣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隄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趙王勿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趙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

此文與左傳同

但襄子服簡子

喪及上文簡子

除喪俱舛誤

丙仲

銅料料水器也

之所歿，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歿，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歿。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五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

趙紀固多怪
文也

簡子夢至帝所
襄子得霍太山
朱書將興之禎
祥也孝成王夢
乘龍上天而墜
將心之妖孽也
東菴

八尺曰版

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旣至以告襄子
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
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
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
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胷修
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
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
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其不

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周私於韓魏韓魏
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
是襄子行賞高其爲上張孟周曰晉陽之難唯其
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其不敢失人
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
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
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歿乃取
代成君子浼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浼立

趙襄子舍其子
而立兄之子浼
亦庶幾吳壽夢
宋宣公之風也
已

襄子賢于吳餘
味桓子有愧于
吳季札多矣

槍石二人名

穿棟有軸頂推
有態開而味濃
文潔

適與彼同適
態氣行貌
西日口字妙前
無此法 文潔
公仲止歌者田
而進三子有古

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栢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栢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末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賚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賚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

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大臣風而烈侯
能用其言趙之
興也宜已

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

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縣名。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主。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痊魏

自世以上如曰
晉大夫稍疆曰
晉政卒歸趙韓
魏之後曰晉政
將歸六卿曰晉
公室由此益弱
曰趙名晉卿寔
專權曰韓魏趙
皆相立為諸侯
曰魏韓趙共滅
晉此篇中閔鍾
涓合韓魏兩世
家參看方得
以棟
藉秦說趙為從
首以擯秦何以
不書

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藺學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主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兵家以水灌城
未聞決水灌軍
也豈即韓信囊
沙意乎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歿。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邛。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歿。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歿于彘。

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名雍。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賢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此趙王矯五國之失

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美也。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庶。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

陸楚之章其華紫
言有命祿生
適其時人莫
知已貴盛盈
端也

以下文類商君
愛法然主父推
心終不可代
元植
儘有俊語但稍
傷碎頗似連珠
文潔

中間所述各有
好處各有差脫
而國策為詳史
記語助 克之

寵貴寵也凡
人臣有此節
制者得貴寵
也達理也凡
人臣有此功
業者為達理
也卒盡也盡
世間不見補
良益主之忠
臣也
調遠而向響固
是妙品 文潔

八年秦武王與孟詵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歿趙王
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
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
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
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
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
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

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
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
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
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
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
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
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

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兄弟字必誤。國象作先王。

止至也。出猶成也。

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賢。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賚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

謁之當句舊凡。絕句非。

八所字法 文素
數句似周官大
司徒文

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小予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

雖文謂刻其
肌以丹青涅
之秣絀縫袂
之別名言其
女功針縷之
麤拙也錯臂
以丹青錯畫
其臂

俗異教離則禮
不足恃而治無
常法也 用均
予揣摩武靈王
之胡服其所明
吾廷臣者曰將
以此伐中山卻
林胡樓煩也然
其雄心不獨爾
觀其異日胡服

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袵。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秣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寤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西北畧胡地歌
從雲中九原直
藜秦不幸而詐
為使者入秦卒
為秦所覺耳不
然武靈王因而
招胡地遠近引
弓之國於以長
驅秦中未可知
也
無舟楫何以守
者反言也變服
以備者正言也
戰國先秦文字
多如此 用均

未盡心所欲言

按淮子云趙武
靈王貝帶鷄翻
而朝趙國仇之
國策載趙文趙
造諫語此刪去
之
趙武靈胡夏服
而強魏孝文夏
胡服而弱雖然
軍為此不為彼
也君子謂武靈

世家

共諫洛水

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
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
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
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
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
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
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
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
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
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
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祒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
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虛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

世家

卷二十二

趙

二十一

之不善求強沙
丘之禍天實報
之以特倫矣
元美

二奇字作奇辭
之奇解言鄒魯
儒服亦有奇辭
之行 文繁
言僻處山谷
改易不通大
仇也

世家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
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
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
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
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

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
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
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雷丁之魏趙爵之齊代
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
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
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
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
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
惠卮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

太史公到此却
點出武靈王雄
心之所以然

世家
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
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
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
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
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
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

二段議論各有
微婉之致頗似
左氏但句法少
後爽耳 文潔

亂亡之國往
中此情弊

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
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
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
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
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
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
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

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

即里克荀息之言

向中着也字法
文潔

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

音申即下文高信

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
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
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王父令王聽朝，而
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
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
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王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
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王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
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

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
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王父。王父開之，成兌因
圍王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
王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王父，令宮中人後
出者夷。宮中人悉出，王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
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歿。沙丘宮，王父定歿，乃
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王父。
王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
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歿

擊爵子也生
受哺者謂之
鼓

收拾前事有筆
力是闡意法亦
自有味態 文潔
趙主父沙丘之
禍既已詳叙願

末而于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用修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嬖死故太史公深惜之季默

吳娃女惠文王之妹

世家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音莫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

三非字法

二非字與前三非字不關而勢相應文繁

四故字法

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亾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

與國趙也秦
趙今為與國
秦徵兵于韓
共趙伐齊以
威聲和趙是
以德與國也

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亾，今齊久伐而韓必亾。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亾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亾三川，魏亾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

談大利害乃漫
及三賢亦以時
諸侯重美玉犬
馬故 文

言秦欲令齊
稱帝與約五
國共威趙三
不趙地
齊王以身從
趙王之患
言秦齊相約
欲更重徐帝
按猶行也

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豎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

士
卷二十二
趙
二十七

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

幾作析邑名

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二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

剪白勝國策

克之

言因馬服山

為婦也

叙問答次第一

一詳至可玩語

亦多俊 文潔

此段叙事如身

于其時者安得

不動人目 允章

觸龍言長安君

為管捐去戰國

殺字便高 君謙

固是託語然狀

老態佳 文潔

為說本妙而寫

得宛然如見尤

妙 文潔

不以少子不足

以發問開端最

妙 用均

入得妙此是錯

節過此則迎亦

而解

按媪字春秋

俱作太后

世家

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

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

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卅立是為

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

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

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

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

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

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

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

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

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

世家

卷二十二

趙

二十九

前但緩詞至此
乃用急文繁

急詞固快然步
驟亦好文繁

直捷痛快

比前更急所謂
急詞不得緩

觸龍從容納說
而取成功與夫
強諫于廷怒罵
于坐髮上衝冠
自待必成者力
少而功倍矣

既載觸龍之言
而又載子義之
論亦一例也
用脩
予作于言他人
之子也子字非
克寧

偏左右異色

世家

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

世家

卷二十一

趙

三十

袈衣背縫也

辭命

袈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
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袈之衣者殘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
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
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
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
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
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
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
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
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
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
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
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
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趙不可與秦

為難

若幣帛之見

遺

名臣同聲得禍

宜矣孰謂趙勝

之果賢乎

秦以白起易王
此而趙乃以括
代應頗不待下
戰而勝負之形
見矣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人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

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趙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

廢
詹積易臺之

世無二伐
一語宜入此語
乃見次第文繁

襄擊也上也
言樂乘功最
高也

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歿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聞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聞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廸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

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亾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趙太子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

是時從已解龐
疾何以能率趙
楚魏燕之師以
攻秦

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
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
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
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藪不拔，移攻齊。
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
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
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
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

叙事簡明而秦
之強趙之下道
將之良否具見
矣 李點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
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
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
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
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同
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
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
鄲為秦。

之上意以見大
夫不能忘情于
適子而悼葬于
之壁遙遷之無
行足以忘其國
垂戒深矣 原博

大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
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
之亾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
滅趙以為郡

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
趙宗以覆蓋罪之也太史公凡于美刺但揭其
要者此殆一端耳 應德

史記鈔卷之二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
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
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

魏世家第十四

佐晉文公之霸者魏武佐晉悼公之霸者魏絳
也及文侯則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
陵于木孔汲與吳起輩何以故事業無聞已而
未造得一公于無忌然卒為讒言所
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

叙事特簡峻有
法魏史出何人
當是高手文潔

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取魏。滅之。以取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晉掌卜矣。郭偃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

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公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

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
 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
 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
 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
 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
 簡子中行文子荀寅范獻子范吉射竝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
 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侈名無極魏侈與趙鞅共
 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栢子。與韓康子趙襄名無極

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栢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
 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
 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
 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
 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
 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高士傳云水質不
守道不仕魏之
欲見其門下
踰牆避之文侯
以客禮待之出
其間而軾其僕
曰君何軾曰段干
木賢者不
勢利懷君子之
道隱處空巷
聲馳千里吾
得勿軾乎木先
德富先乎軾乎
木富乎義寡人
息

富乎財執不若德
貴財不若義高又
請為相不肯後
早已固請見與
文侯立倦不敢
息

躡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文侯受于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

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

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疾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讖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

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音祁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魏大夫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

書韓趙伐魏即叙其事而斷論於後左氏法也用附

直截有力 文潔

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歿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

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忠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彫。魏大臣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軍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

言異功勳者衆也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賚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軍。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此段約孟子之
文則拙矣。川脩

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

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止魏伐衛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亾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亾。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

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



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

豫為決定法是
鉗切文繁

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

卯以智謀見
重於魏

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

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資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

恃頭有刻為
梟形者擲得
梟合食其子
若不便則為
餘行也

而無柰寡人何
言有輕重用脩

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十一年，秦拔我鄴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奉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

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亾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栢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栢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亾，國亾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

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為與也。今齊趙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

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

唐睢之說中情事

危棟上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

一東藩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疆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

棟上也

千年以來絕調
之文絕世之筆

伐韓益近秦患
一篇主意用倫

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患謂魏王曰秦與
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
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店母也而以
憂歿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
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
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
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
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

以下指次秦之
亡韓後兵不敢
伐楚與趙

以上言不伐他
國之勢以下言
必伐魏之勢
文繁
收拾許多地名
置筆下驅使如

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
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
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
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
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
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
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趙兵決於陳郊

意文法又多變
固在文繁

以下專指秦之
音伐魏

氣勢激盪用均

以下追論韓未
亡而魏且困於
秦兵如此

以下直說韓亡
則秦之禍必烈

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趙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塢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

以下僥說縱韓
及楚趙而韓可
以為利

通用五魏字

世家
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患。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患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賈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澠石

大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

平如無忌之言

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亾。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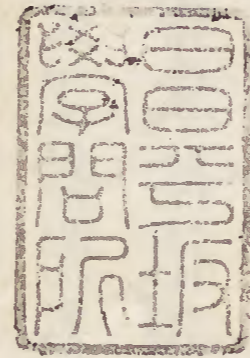
史記鈔附卷之二十三

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大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獨重韓厥是也
韓有主乃厥起
之會孟

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無可覺
賄處



七家

文
化
已
巳

文
化
已
巳

